



如诗如画古梨园

□ 习习

农民老魏给游客挨个儿讲他的宝贝。在一座老式木头风箱边,老魏讲手工鼓动的风力如何吹走被连枷打过的麦子上的麦麸。他讲得很生动,顺着他的手势,仿佛能看到纷纷扬扬的麸皮。

老魏讲解时,沧桑的脸上流露着微妙的深情,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。人们跟着他,停到一根粗大的老水车的辐条旁,辐条上挂着几条一指粗的麻绳。“你们试一下这个绳子结实不?”有人使劲拉扯绳子,说:“结实得很!”老魏于是讲起麻绳的用途,演示什川的天把式怎么用绳子为老梨树减负。“麻绳是马兰草编的,马兰在什川的地里多的是,老兰搓的麻绳很结实,使上蛮力是拽不断的,你若是逆着麻绳扭的方向,抓住一处,一拧,你看,咯噔断了。”

游客觉得神奇,学着弄,果然如是。老魏满足地笑了。

68岁的老魏穿梭在他大大小小藏品里,忙不迭地展示、讲解。十几年前,他开始收藏这些农村的老物件,现在已分门别类摆满了一个四合院。钉耙、铡刀、耙子、连枷、搓斗,老家具、老电器,三弦、太平鼓……大概有124个种类上千件物品。老魏打开一个老旧的留声机,小心翼翼放上唱针,留声机竟然真的响了,响起的是大合唱《东方红》。歌声磅礴,院子里立刻庄严肃穆起来,老魏的表情也是。

上车村是皋兰县什川镇着力打造的和美乡村示范村。老魏的“博物馆”院门门楣上挂着“世界第一古梨园农耕文化展示馆”的牌匾。

上车村是什川古梨园的核心区,游客走到上车村,必然绕不过这个免费参观的院落。老魏声情并茂,百讲不厌。

为啥想着收集这些?

老魏就是想让后人、让娃们知道一下什川的农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在他眼中,这些农具都是祖辈用过来的,对它们很有感情。老魏觉得到他这个院子里来的人不会白来,比方城里的娃们来了,他可以用这些农具完整地讲一遍他们吃的面条、馒头是怎么来的。

老魏的公益心感动了远近很多村民,有些村民把不用的老物件送上门来,老魏感激地到院门口迎接。离展馆不远,就是老魏家的果园,园子里有二十几棵老梨树,他把这里搞成了农耕教育示范基地,果园里摆着石磨、轱辘等农具,游客们可以推磨,磨面磨豆子。

什川镇叫得最响的是什么?当然是古梨树。将近四千亩的梨园,其中有三四百年树龄的梨树就有数千棵。这么老的老梨树为啥至今还能枝繁叶茂果实累累?老魏说:怎么定树距,怎么嫁接、剪枝、驱虫、护树,老祖先留下的智慧大得很。老魏一番有声有色的讲

述后,众人茅塞顿开。有人问:“这么高的树,怎么摘下树尖尖上的果子?”老魏说,天把式们自有办法。他轻巧地踩上云梯,演示如何用梯子固定身体,如何前后左右地自如行动。

初冬的梨园,落叶缤纷,有些树梢梢上挂着先前被叶子藏着的大冬果、软儿梨,金黄金黄的。风吹叶落,百年古树更显苍劲。上车村先前的很大的水车,现在,走在村里,虽看不到水车,却能看到提灌来的黄河水在路边的灌渠里流着。树木沉静,渠水潺潺,让上车村有了一番别样的美。

走到陶园街,又见到了上车村的另一个能人,65岁、一身斯文气的老陶。沿街两面的民居墙上,一幅幅墙画绝对算得上上车村的风景。其中不少墙画出自老陶之手。墙画的内容和农事、梨树、什川的历史文化、老人家讲的故事密切相关,画风很是质朴生动。什川的每个村都有墙画,因而有了一个墙画班子,班子里老中青都有。年轻人大都科班出身,像老陶这样基本靠自学成为农民画家的人不多。

他虽没有专业学过画,但爱了一辈子画。上高中时,学校有四门选修课,他选了美术。后来,从事的工作虽和绘画没关系,但从没中断过习画。和画墙画的年轻人不同,老陶祖辈都是什川人,他对什川理解得深切,对什

川的感情深切。什川的前生今世,老陶谙熟于心。街边的一面大墙上,他画了四幅名为《什川四景》的墙画,什川名胜和春夏秋冬,被他画得壮阔大气,生动形象。那些老什川人,看着这面墙都眼熟。

院墙上,老陶的十几幅墙画组成的十六米长卷,用白描的手法,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什川果农卖梨子的历史。老陶笔下的仙女也叫人难忘,那幅名为《梨花仙子》的墙画,雪白的花海上,一位美丽的仙女衣袂飘飘地眺望远方。在老陶的眼中,雄壮与柔美在什川兼有。秋冬沉雄,春天来时,古什川被一朵朵雪白的花仙子覆盖着,柔媚至极。墙上有景,民居是景,眺望过去,梨园是景,梨园里的农人也是景。走在村里,就是走在画里。

老魏和老陶,上车村的两个能人,都还有大计划。老魏的心野着哩,他要把展示馆壮大成一个真真切切的博物馆。老陶呢,什川的东西南北,还有很多墙都在他今后的规划中。

都说天下黄河向东流,在什川,黄河向西流、向北流。像个亲切的臂弯,黄河环绕着什川镇,滋润出一个果木繁茂的古梨园。而今,在这和美乡村,亲耳听农人说村子的变化、农人生活的变化,心里颇为感慨。在甘肃、在中国,和上车村一样,哪个乡村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?

站在高处的槐树

□ 马巧凤

那棵老槐树还在高处站着
风与它吵闹了好多年,雨与它
纠缠了好多年,雪与霜亦磨练
了它好多年
那是时光给它的伤口,也是它
幸福的过往

它给每一个人点头微笑
给坐在树下的人遮阴纳凉
长芽,开花,结籽,落尽最后一
枚叶子
它不动声色地看着,一个小
孩变成了大人

偶尔的时候,也看一场露天
的电影
更多的时候,它会数路上走过
的牲口和人群
落下的乌鸦和喜鹊,带来了许
多消息
不需要说话,便把村子的悲喜
尽收心中

苞谷挂在屋檐下

□ 景协民

苞谷终于收完了
那么多苞谷挂在屋檐下
像是明媚的日子都聚在了一起
我们坐在院子里
吃着刚从架上摘下来的葡萄
葡萄大都很甜,也有不太甜的
这再正常不过了
世间的事物一直都是这样
夜风微凉,秋虫在花园里鸣叫
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
我们都想多坐一会儿
好像善变的天空
也不想错过这个夜晚

登福寿桥

□ 张文军

站在福寿桥上
有几次,我看到太阳
把脸庞藏到了西山背后,看到
云染神情比较慌乱

我知道,它们对我有小小误解
我不是刻意闯入它们的领地
我只是想扇动两翼
把桥栏上的福字和寿字
叨到很远的远方——

我要让它们
全部化为种子



百花

第 3211 期

五原葵

〔油画〕

徐江作

观钱塘江潮

□ 尚友文

踮脚引颈远眺,观望江水动态,鹄候潮汛到来。

那天天气晴朗,江上能见度不错。远望水天渺茫,江上波平浪静。海潮到来前,远处先呈现出一个个细小的白点,转瞬变成一缕缕银色的引线,随之听到一阵阵闷雷般潮水翻腾的声音,由远及近,循循若若戏曲之鸣锣鼓;随即那条白线迅速上下翻滚,汹涌澎湃的潮水呼啸而至,荡荡乎如银河之落九天。

大潮迅速推进,潮峰有两层楼高,后浪赶前浪,层层叠叠,像一条没有边际的银色宽带,犹如硕大无朋的巨鲸喷柱,浩浩汤汤,排山倒

海;又似畔岸无边的水幕倾斜而来,潮头推涌,水势迅急,伴有如雷之鸣声,喷珠溅玉,其势不可抵挡,状若万马奔腾。

浪潮尽管澎湃汹涌,来势凶猛,然而转瞬即会消失,归于平静。对于滔滔东去的大江来说,水势的汹涌澎湃是短暂的,水流的波平如镜却是常态。站在一往无前奔腾不息的江边观潮,不禁令人感叹上苍造物之诡谲万象,顿生一种快意,涌动着一股奋进之力,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满足和舒畅。人生的过程犹如汹涌磅礴的钱塘江潮,大多由激越归于安详,由绚烂趋于宁静。

甘南二题

□ 肖成年

天下黄河第一弯

微风轻拂。草木在摇曳,格桑花在摇曳。

所有摇曳的事物中,黄河最为耀眼。

像晾晒在草原的一匹帛,第一弯把蓝天的蔚蓝和雪山的冷白融合在一起。

像呈献于天地间的哈达,敬献给风一样飘过的马群,云朵一样游动的羊群。

更像一道闪电!不然,我第一眼看到黄河第一弯跃出地平线的刹那,我的心脏为什么会一次次悸动?

见过一轮太阳浸在河流的壮丽吗?

关于对你的描绘,通常会调用这些词汇:壮丽、辽阔、雄浑……其实,哪一个词汇都不能很好地和那个阔大的

弧度相契合。如果把你喻成一篇诗章,你的第一弯其实是一个婉转清丽的感叹句。

我曾在料峭的晨风中久久地凝望着你:清冽、单纯、矜持,带几分羞涩几分甜美。

这,就是我看过的黄河第一弯,是黄河的一部分。

穿过甘南草原

满篇幅的草原上:草棵静谧、牛羊安详……

风端来白云这杯青稞酒,散发着草的清香,逼走我体内的狭仄和淡愁。

经历阳光也经历风雨的毡篷,涌出袅娜的炊烟,那是在展示蓬勃的力量。

从甘南草原穿过,草原已经看不到了,我心中的草又开始发芽。

花之境

□ 赵通

家有喜事才会开花。说也怪,母亲从乡下调往城里的那年,我家院子里的绿牡丹开花了。一共有十来朵,花形硕大,白花绿蕊,馨香无比。

到人家去玩,我也爱去有花花草草的人家。有个同学常带我去他的邻居家,主人是一位老人,住的是典型的当地人的院落布局。他把院子打成了品字形的三个格子,弄了三个花园,主房廊下以门为中轴左右各一个,院子的正东是一个大的花园,三个花园都用青砖围着,有通风孔,面子是水泥的。三个花园之间被丁字形的通道隔开。院墙的东边,顺着墙根栽了蔷薇,花是白色的,小,但很香,至今能清楚地想起那股清香。南边和北边是“爬墙虎”。

花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,记得有菊花、百合、芍药、鸡冠花,还有能染指甲的花。印象最深的是廊下的两个花园,里边各有一棵牡丹,一面是粉色,一面是白色。老人打理得很好,花开出来很大,很香。

廊下两个花园之间,老人用竹子编成拱门,一到夏天,牵牛花顺势而上,一座绿色的拱门别具匠心,又不失天然。到牵牛花开的时候,又是另一番景致。

现在,每年春天逛花鸟市场也会买几盆花,买得最多的是君子兰。去年向同学要了一棵红豆杉。反复问同学如何管护,同学说不要太精心,一般不要浇太多水,不干不浇,浇则浇透。我平常并不怎么管,十天半月记起了浇点水,却绿叶婆娑,已然成了一棵小树。

人到了中年,养花也随意了,在意的更是那份心境。